

人鸟之间

野鸟新乐园的一年四季完整观察记录



我们写再多歌颂鸟类的诗，也不及一只麻雀轻轻飞落的双翅——它们通常表现得更精彩更细腻，也无懈可击。描述自然的诗再美，再精致，被任何一种鸟儿一啄，恐怕都会被推翻掉。

何况，自喻为田园派或自然派的诗人，没有更有力的理由反驳他们的诗作素材，不是抄袭自大地山水及野生动植物而来。

陈煌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人鸟之间

野鸟新乐园的一年四季完整观察记录

陈煌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鸟之间: 野鸟新乐园的一年四季完整观察记录 / 陈煌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868-8

I. 人…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269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2 字数 304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6.00 元

序言

陈 煌

截至目前为止,尤其是已开发国家最头痛的就是经济与生态如何兼顾。

至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人类中少数的有识之士为了自然生态的保存与建立,不惜与经济周旋,但自然生态依然不敌经济开发的利刃,屡屡惨遭强暴,尽管我们也见到一些幸运脱离魔掌的案例,但我们的地球仍然看起来伤痕累累。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以前,地球的自然生态更遭受巨大的伤害。

我们现在谈自然生态,大部分依旧流于空谈;但说起经济开发,却跃跃欲试。因此,一旦经济开发强过自然生态的自我运行,自然生态就注定处于下风,甚至备受压迫。不过,当我们一旦有朝一日置身全然经济开发之后,享受到甜头之后,通常我们也开始处于自然生态被破坏的极度忧虑之中,人类受到自然反扑的噩梦也从此开始。有人说,自然生态与我有何关系,人如果都活不成了还管什么自然生态!但我还是要说,如果人活不成也必然是人自己造成的,自然生态从来就没有逼迫或伤害我们,假使自然生态惨遭

破坏,那才是人类的咎由自取。我们可以住在豪华大厦别墅,可以住在生活机能不虞的城市里,但为何我们又必须在屋里房外营造人工的绿色空间,和再塑所谓的自然情调?我们真的可以离开自然生态体系而索居吗?即使是在城市里,自然生态也会转换成自然形式的城市生态,所以我们在城市里到处种花植树,甚至开辟动物园与植物园,这都显而易见地说明我们人类并不是真的要背离自然生态。但是一旦经济开发的压力需求超过自然生态理想的事实,那人类总会选择前者,后者以后再说。但,经济开发与自然生态是势不两立的吗?

在我们开辟一条马路,规划一座公园或住宅区时,我们会特别留下一棵原生老树或一片水塘吗?如果我们在城市的夜晚睡前,听到一些蛙鸣或见到晚鸟归巢会感到不适吗?我们通常总在失去后才觉得拥有的可贵。通俗一点说,我们要留下地球,却不是要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地球。

在我的这本《人鸟之间》一书中,我必须得承认在面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行为或破坏者时,我对其恶劣行径的言辞是极其严厉,甚至极度的苛刻,但那是没介入或者说是没亲身见识到自然生态被破坏的人所无法想象理解的。而作为一个长期自然生态观察工作者与写作者,我常常暗自思索,我除了可以用一枝笔写点文章帮自然生态做无谓的一点“据理力争”外,其他的协助几乎无能为力,这是我这十几年来从事自然生态写作最感到遗憾的。因为,在台湾真

正关心自然生态的人很少，相关的单位也充斥着空谈，我一直为此感到汗颜与愤怒，只因该努力的都始终做得不够。凭良心说，台湾虽进入已开发，但在自然生态保护这方面是不及格的。

但从事自然生态观察写作与所有在自然生态领域中心工作研究的人一样，这事情永远没有终止。

从另一方面说，不论是作为中国人或地球人，我也不愿见到正努力跻身于开发中国的中国，在追求经营经济开发的同时，也出现不利于自然生态体系正常运作的破坏，而应该在此时此刻以全然关心、努力于经济开发的同等心力对待自然生态，甚至对后者更关注一些。我曾经到过被污染成一池如浓浓绿色蔬菜汤的滇池，在漫步池畔时我有说不出的难过，那是我小时候从地理课本中读到的美丽滇池吗？我也住过上海，但除了像台北一样的高楼商业气息外，我在热闹的黄浦滩闻不到海洋与鱼的呼吸。如今我住在北京，但除了古迹和人工遍植树木绿地，我也见到四处被一举铲平的建筑用地，未来也会再花力气和金钱重塑出另一种“人工自然”吧，但这就是我们自然的生态吗？我们能不能趁周遭的自然生态未完全失守之前，尽全力收复？想想，我们留给子孙的只是一些远在天边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吗？加油！我们还有机会做得更多。

《人鸟之间》也是我个人已出版的多本自然生态写作散文集子中最珍爱的一本，它曾经赢过一次奖金最高的文学

散文大奖,它记录的也不仅仅是人与鸟之间一个横切面缩影的历史,也应该是人与自然生态的历史。现在,《人鸟之间》中的地方已成为过眼云烟,早已被一片屋宇所占据,它就像其他任何被蹂躏过的自然生态之地一样永远地消失了。但如今,这散文集却又以简体字版的方式重现在读者的面前,内心的感受有点酸甜交织。

不论如何,我还是盼望所有的读者能喜欢这本书,更盼望所有的读者也能为自己土地上的自然生态尽一份心力。

当然,我还是不免要庸俗一点,要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独到不凡的眼光,作为中国散文首屈一指的出版社,此举不独是为中国内地自然生态散文开创先河,也算为了中国的自然生态进一份心力,更加奠定了中国散文出版龙头的地位。自然生态写作在世界上一些开发中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作家中已风行多年,在台湾散文界也早已形成一枝深受瞩目的文学之笔,不仅在散文领域中备受瞩目,影响所及,更已在校园中逐步扎根,被引为课外讨论与写作的话题;那么,接下来中国还有哪些作家也会以自然生态为主轴,再开创中国自然生态写作风潮于散文领域的一番新天地呢?也许,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五日写于北京

目录

夏秋 篇

晚春的大冠鹭(3月28日) /003

鼠灰色的身影(4月5日) /007

风的孩子(4月11日) /015

夏色渐浓(4月12日) /022

荒野土地(4月19日) /028

蓝衣客(4月25日) /034

山中巡查员(4月26日) /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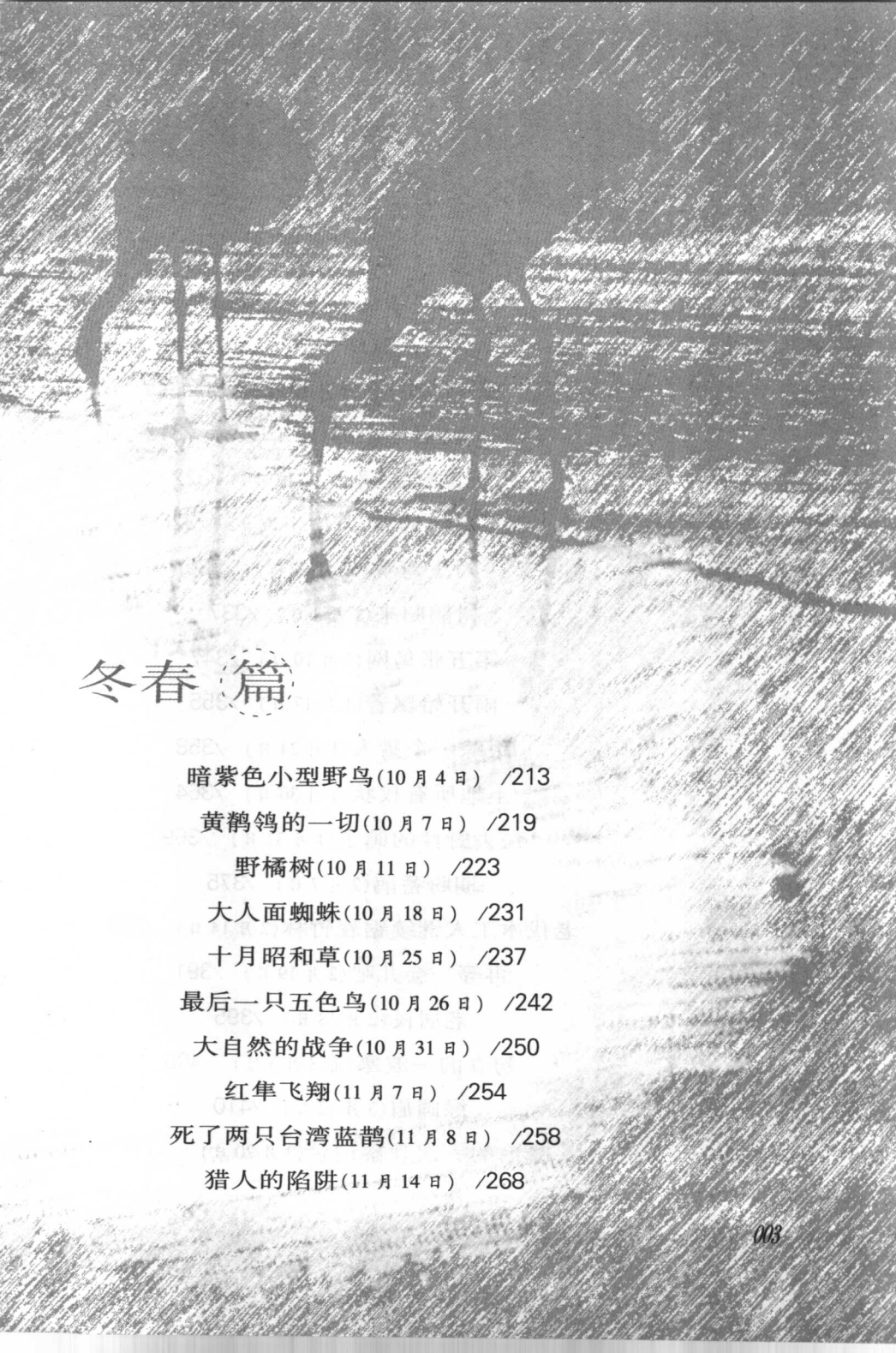
杰出的歌唱家(5月3日) /044

少了一份心情(5月10日) /049

冷静的五色鸟(5月16日) /052

初见喜鹊(5月17日) /058

山红头的啁啾(5月24日)	/066
晨鸟拨动双翼(5月30日)	/075
失乐园的意义(5月31日)	/077
一层变地锦(6月6日)	/086
自然生态保育的投资(6月14日)	/091
六月第一张鸟网(6月15日)	/099
遇上了绿鸠(6月21日)	/108
野生松鼠与捕鼠器(6月28日)	/114
灰头鹁鸩的独照(7月5日)	/124
七月草蝉(7月12日)	/126
杜鹃与番鹃都失踪了(7月19日)	/135
新山径出现(7月26日)	/144
五色鸟一家(8月2日)	/153
群飞的蝙蝠(8月8日)	/160
华丽的台湾蓝鹊(8月16日)	/167
想起野鸟新乐园(8月22日)	/174
石墙蝶的意念(8月29日)	/176
晚霞和红隼(9月5日)	/182
九月的小鹰(9月13日)	/191
第一束芒花(9月19日)	/195
野姜花盛开的溪谷(9月27日)	/204



冬春 篇

暗紫色小型野鸟(10月4日) /213

黄鹌鸽的一切(10月7日) /219

野橘树(10月11日) /223

大人面蜘蛛(10月18日) /231

十月昭和草(10月25日) /237

最后一只五色鸟(10月26日) /242

大自然的战争(10月31日) /250

红隼飞翔(11月7日) /254

死了两只台湾蓝鹊(11月8日) /258

猎人的陷阱(11月14日) /268

白耳画眉(11月15日)	/272
优秀飞行员(11月22日)	/279
大自然的谜题(11月30日)	/288
它叫臭狸(12月6日)	/291
野性的生命(12月12日)	/302
高举灰白冠毛花穗(12月13日)	/312
发现黑枕蓝鹩(12月19日)	/322
观察鸟类的方式(12月20日)	/326
一对大弯嘴(12月22日)	/330
树鹊归来(1月3日)	/337
第五张鸟网(1月10日)	/347
雨开始飘着(1月17日)	/355
跟踪一个猎人(1月24日)	/358
土地所有权状(1月30日)	/364
失去野性的鸽子(1月31日)	/369
期盼番鹃(2月7日)	/375
老伐木工人继续锯着竹林(2月14日)	/383
再等一会儿吧(2月19日)	/391
老居民(2月28日)	/395
初春的一波寒流(3月5日)	/405
绿画眉(3月12日)	/410
最后的一次观察记录(3月20日)	/417



夏秋 篇

我们需要几许警
告,又失却了多少美?

——卢曼·葛雷



■ 晚春的大冠鸮
夏秋篇



晚春的
大冠鸮
(3月28日)

下午三时一刻，天气晴。我却在这一天，荒谬可笑般地在垃圾燃烧所飘忽四布的烟雾中，发现野鸟新乐园。而在十八世纪初期，当人类认为工业大革命促成了破天荒的文明跃升时，却没想到紧随而至的大量垃圾，将造成人类与土地无可避免的蹂躏。

通往野鸟新乐园只有唯一的路，但往往有三五土犬像意图阻止陌生人经过闯入一般，不期然由山麓人家的庭院猛地蹿出，狺狺吠叫。有时，它们干脆躺在路中央，享受人迹少见的

人鸟之间

野鸟新乐园的一年四季完整观察记录

安逸和阳光。狗，对野鸟是种威胁。幸好这群不友善的家伙，一向只守候着不超出百码的领域，我小心翼翼地通过之后，起伏重峦的次生植物林相，立刻从两肩滋生，各种鸟鸣四起，使林木一如株株音乐树，音符和从枝叶间筛落的碎阳，一起滚动。此时，我的心境是不知所措的，望远镜也是。

首先出现的，是晚春的大冠鸮。它一定是喜欢思索的墨客，只要背手而立，就显出沉湎于眼前美景的神态，又一副怡然自得的潇洒。它有理由对现成的环境感到满意，纵使那种不怎么使嗅觉舒畅的垃圾及灰烟长年存在，大冠鸮想必是很自足了。这点，我从它栖守在一株高树上静静的闲情看得出来。而我却忙碌得像极一只在繁花中急于采蜜的蜂，不知先静下心来观察大冠鸮好呢，还是先寻找掷石之遥外，一片杂木里嘎嘎向我打招呼的树鹊。



大冠鸮

大冠鸮自然是懒得理会好聒噪的树鹊，它毕竟也是孤傲的尊者，不屑于合群并不表示危险，却是一种坚执的选择。我总觉得，大冠鸮是最能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鸟类。但是，三月的野鸟新乐园，仅仅是它旅程的一站，盘桓数日后，又将离去。离去时，连一个手势或眼神也没打，就如同它来。

我追踪树鹊的叫声而去，稍晚时转回来，发现它换了处更佳欣赏山林野美的位置，那是从山边向半空突出

的一枝枯枝，它还没走，一定有什么值得流连。可是，那却不是我能想象的，它的世界和我的不一样，也和所有的人类不一样。它是尊贵的。

树鹊特别聒噪的原因，也许是接近繁殖期而兴奋吧。

繁殖，对树鹊或任何鸟类而言，除了移栖外，是最重要的了。它们的鸣叫实在太粗糙，偶尔有点变化，也显得不柔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它们的注意。假使我是树鹊，我也会如此做。

我绕过一个布满石砾的山路，转弯，风在山坳处憩息。山红头、番鹃、红嘴黑鹇寂静无声地从背后掠去。三、四月至七月间，大部分的鸟选在这时候筑巢孵卵和求爱，唯一的条件是食物丰富，它们不必长途跋涉寻食而使窝巢的孩子受到可能的威胁，同时它们也能保持最好的体力，以应付生产前后所花费掉的必要养分。树鹊一定也这样，在微凉的向晚，它们集体对其他的鸟类宣布自己的特有国度，也证明自己的热情。如同叫声一般粗糙但安全的窝巢，想来也早就安置妥当，只是我看不见。

然则，我可以确信，不久以后可以遇见它们的子女，加入山林鸣禽的行列。点燃一枝纸烟，我站在夕阳下快乐地想。

回程时，那几只土犬仍表现得不友善——从另一角度看，它们的忠诚不贰，积极而出色地显示在守卫领土的行为上。土犬的主人只希望靠在躺椅中，消磨每一个有电视节目的假日，这还是和住在城市的人们没两样。在野鸟新乐园的鸟只看来，它们除了较可赞颂的天气、原始的山林谷地、寻求伴侣和哺育

人鸟之间

野鸟新乐园的一年四季完整观察记录

子女外,其他都是多余的,令它们不安的。

现在,我则具备鸟类图鉴、望远镜、好奇的心,另外还需要测高器和指南针。但这些也是鸟类不必要的:在繁殖季节里,大冠鹭不会因任何辨别上的误差而找番鹃为伴;树鹊眼力不逊望远镜的精密结构,它们一眼即能在数丈之外的草丛外,分辨出风吹草动;红嘴黑鹂的表现,可以从发出类似它们鸣叫的哨声引诱中,得知它们也有反应;山红头必然也会在其分布于山脚至海拔二千五百公尺间的活动中,因某种与生俱来的感觉,或从植物相分布的情形,很迅速地判断自己置身的高度;而稀有的花雀,一定知道当冬天降临之时,极精确地朝南方迁移,而在春夏交递时,又向北回返出生地。

文明的象征,于人类是可歌可颂的,但对任何鸟类则不然,有时却是伤害。